



乡间

「罗瑞」  
草

收割机在村落前的田亩威武地工作着。老人和小孩们，站在远远近近的田埂上，饶有兴致地看它。它所向披靡，拦腰截断稻禾，吃进谷粒，吐出半截稻草。几个来回下来，母亲的四方丘就被它收割完了，短短的稻草抛洒得满地都是。

在大家的欢呼声中，母亲伤感地说：没有一根好稻草了，需要稻草时到哪里去寻啊？近年来，母亲忘记了用电电饭煲，忘记了开电视机，甚至忘记了我们兄妹的名字，可对一根稻草却念念不忘。

在母亲的生命里，在过去的农家，稻草真是一个深刻而珍贵的存在。

儿时割稻的时候，母亲叮嘱我们兄妹，把腰身放低，尽量低留稻茬，可以多收几担稻草。可这样一天割下来，腰腿更酸痛了。母亲从不顾及劳动的辛苦，她在意的是如何让有限土地的产出能填饱家里的口 人口和家离家畜的口。

收完稻谷后，稻草成了稻田的宝。田亩里干爽的好办，把一个个草束在田里田埂上晒干，挑回来坐在阁楼上就行，难办的是山冲里那些沼泽田，水永远排不干，泥沼差不多齐到大腿。这些田里的草束不运出去，很快就会腐烂掉。那段时间的早晨或者放学后，每家的孩子都必须去沼泽田里背草束，把草束背到山上晒干。这活泥水淋漓，锋利的禾叶划得手和脖子刺痛奇痒，好在不少草束下有惊喜 青蛙、泥鳅、黄鳝，伸手就能抓住，放进背上的鱼篓里，母亲加上紫苏炒了，晚餐就是美味的了。当然偶尔也会有惊吓 盘成一团的蛇，你不用理它，它自会逃窜的。

满满的一阁楼稻草，母亲拿来干什么呢？最大的用处是给猪垫栏，让母猪带着它的小崽子在温软的草窝里呼呼睡，快快长。遇上冰雪天气，母亲也顺手给鸡鸭棚里塞上一把稻草，让它们的光脚踩在稻草上，不至于在泥地里哆哆嗦嗦睡不安稳。

稻草还有一个大用就是铺床。以前的农家，孩子多，铺盖少。每个床上，有一床像样的盖被就相当不错了。至于垫被是很少有的，有也是睡过几代人的破棉絮。床铺要想暖和，全靠稻草铺得厚。当我们把晒透的稻草担回来放在屋前晒坪里的时候，母亲会把那些长长的金黄爆爽的草束选出来，把底部沾泥巴的禾叶剔除干净，放在晒簞上再翻晒几天，直至每根草节上都充满阳光味，才用来铺床。铺上新稻草的床铺，不比现在的席梦思差，软和、温暖，还有一股太阳和稻草的香味。

派完以上大用场后，垒稻草的阁楼已空了一半，但需要稻草的地方还很多呢。

清明那天播下的种子，要用稻草盖上，保温保湿，防鸟防鼠偷食，地里还不易长杂草。端午节包粽子，要用稻草灰过滤的草碱水煮，煮好的粽子色泽金黄明丽，糯米饭融软糯糯，保鲜时间更长。重阳节蒸米酒，酒缸的暖窝更是非稻草不行。母亲把几捆干燥的稻草，均匀地塞进那口大大圆圆的柴灶里，然后把盛好糯米饭的酒缸搬进暖窝，盖上木盖，再铺上几个干燥的稻草束封起来。当一只两只蜜蜂从窗格飞进灶屋，围着柴灶上的草窝嗡嗡不肯离去的时候，一缸甜蜜芬芳便酿成了。此外，腊八节的豆豉，冬至的豆腐乳，春节的糯米花，这些美味的转换，都是在竹筛里整齐干净的稻草上完成的。

对于稻草，我还有一次温暖、深刻的记忆。读到初三的时候，院落里的两个同学都辍学去广州进厂打工了，每个星期日下午，我都得一个人翻过飞鹤界，再踩着河里的石头过河去学校。小寒那天，上午还不时从云层里漏下点太阳光，下午气温骤降，雨点落到地面就冻上了。我在黄布胶鞋上绑了根草绳，小心翼翼地下坡、过河。连续几天雨下来，河水升高了，最后一个石头，离岸上有点远，我想用力跨过去，没想滑进了河里，那真是掉进了冰窟窿。

坡上仙姑庵的一位婆婆来河里挑水，见我瑟瑟发抖地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拧裤脚、袜子的水，忙把我拉到庵旁的灶房里，在灶膛烧起一大堆柴火让我烤。在火光的温暖里，我终于暖和过来。裤脚和袜子热气腾腾地，很快就干了，可黄布胶鞋一时半会怎么能干呢 天黑下来了，我必须走了。婆婆摸了摸我的鞋，皱了皱眉头，走了出去。不一会，她拿着一把稻草进来，将稻草用力搓软，仔细放进我的黄布胶鞋里，喃喃地说：稻谷养人，稻草暖身，快穿上赶路吧。

那次我竟然没有感冒，多亏了仙姑庵婆婆的一堆柴火和一把稻草。

在乡间众多的枯草中，稻草是最有温度的。冬季的旷野，一把草束，是农作物和果树的棉袄，一个草窠，是小鸟小虫小兽的天堂。一根根微弱的稻草，温暖了乡村。

## 澧兰副刊

# 一年中最好的时候

(组诗)

□ 唐益红

### 黄金打造的楼宇

身边是一千年前的沅水  
一泻而下的是这座冲积平原的繁荣  
这一座沙洲与我们深情对视  
讲述着迁徙的草木，重返的飞鸟  
当春天来临，再细小的草茎也会为自己加冕

多么美啊，就像从头到脚一下的焕然一新  
我不爱你无边无际奢侈的黄金  
也不爱无遮无拦的光线镶满的钻石  
只爱你的小蛮腰小嘴唇  
爱你桃红柳绿的花花世界  
和坠入绿水青山的怀抱

就像一只重锤落下溅起满天的霞光  
你在赶往春天的路上，发梢沾满露水  
走得太急 连蝴蝶蜜蜂  
也跟不上你的脚步  
有人在十万亩菜花之上吟哦  
时而仰天 时而泪流满面

你有你的黄金打造的楼宇  
我有我的春光十里蜿蜒如径

### 要允许人间还有这样一种际遇

四月，流水开始说话，草木开始思春  
花爬爬上墙头，镜头对准笑脸  
光线中折射出久违的世界  
令所有的影子们失重

那个从细雨中走过的人是干净的  
当他每天走过逼仄的空巷  
当他终于追上孤独的星辰  
绝望的青草因此也长出了翅膀

江湖悠远，红尘弯曲  
去年的寂然紧接着今日的无声  
作为炊烟中最绝望的一缕  
就此契阔波摇摇曳潦草的一生

要允许人间还有这样一种际遇  
要允许白云有翻山越岭的心情  
在寂静的青苔边，在淡淡的暮霭中  
有人回顾一生，有人去向不明

### 一年中最好的时候

我想说的是，在一年中最好的时候  
要与阳光下的这些芬芳相遇  
你看，连植物都与我们一样  
身体里盛满了多汁的甘甜

南风簌簌，就像我们现代的眼神  
柔和，以及从未有过的宁静  
最后一朵真菌会在浓荫下成熟  
有人会从近处往远处去  
长夜开始短了，春夏夏初  
所有的花集体松了一口气

清晨，我被鸟鸣声唤醒。这声音，绵长，在县委大院里回荡。轻轻叫一声，绿叶就颤动一下，一声一声，唤醒静谧的清晨。

我坐在朝北的窗前，抬头看天，看云的形状。这已成为一种习惯，或许，我找到了一个看风景的合适角度吧。有时，天空湛蓝湛蓝的，一眨眼间，由蓝变白，再过一会儿，又由白变蓝。有时，云彩如鱼鳞一样，散落天空，或只是一片云，悠然自得。

窗外的大树枝丫，恢复了去年的模样。院子里有一棵珊瑚树，它静静地伫立在小路旁。夏天里，开着一朵朵白花，小小的，很不起眼，自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注意。到了秋天，绿叶繁茂，挂着一串串红红的果子，晶莹剔透，像小豆子，像小铃铛。如今，它沐浴在晨风中，浅吟低唱。

望向窗外，我不禁回想起，那些与凤尾丝兰邂逅的日子。凤尾丝兰，并不是每年都开花。我记得，那一次看到它开着乳白色的花朵，内心有些雀跃。那些花朵，从下向上开放，花苞低垂，是羞涩，是低语，还是独立思考？或者，是对土地的感激？苍绿色的叶子，像剑一样向外伸展，斜立着，下探着。叶子上长着尖刺，可能是为了保护新生命吧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，外表刚硬与内在纯洁的对比，这显得如此独特，如此美丽。那天早上，我欣赏了很久。当微风拂过，我仿佛听到遥远的铃声，那是生命的节奏，是成长的旋律。人与植物，似乎一样。人生就像一

热切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

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对于结果来说  
这可能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

不到最后，谁也不知道  
谁的枝是盲枝，谁的果是盲果

### 我喜欢的事物都是明晃晃的

我喜欢的事物都是明晃晃的  
像南方的天气一样  
晦暗中总能照见太阳  
连同我们身旁的这条河流  
也是明晃晃的，一直往前冲  
随时都做好了分路扬镳的准备

明晃晃的爱，明晃晃的不爱  
从最初的沉稳到最后的加速度  
我喜欢你经过暗藏波澜时一路的飞驰  
我喜欢你远望山冈时毫不忌惮的目光  
与任何一条大江相比  
你也毫不逊色

这世界留给我们的缝隙太多了  
每一条河流，都值得我大声的赞美  
就像那天见到你的情形一样  
青山夷廓倒映在太阳明晃晃的影子底下  
我们都有辨认这标记的特殊本领

### 练习羞涩的叫声

我喜欢这里，这里是我们相见的好地方  
尘世太安静，这一树繁花也太吵  
花瓣在三月间落下太多的羞愧  
并且先于我们抵达洁净的大地

我喜欢水在这里变换的各种形象  
可以变成圆润的卵石，可以变成碧绿的溪潭  
甚至可以变成头顶上的这一树桐花繁茂  
和转眼间成为我们欢喜沉溺的样子

我喜欢阳光坐在你的树冠上细数着金色的花瓣  
春天在山谷跑出一道迷人的弧线  
我喜欢看见一只灰雁对着这一树桐花  
怀揣不能言说的秘密  
练习羞涩的叫声

### 河流也有了期待之美

我看见木质的渔船在溪水里荡漾  
独坐磐石的打渔人在岸边默念山河  
先人在悬崖上凿刻上了四方的墓室  
我们却在红色的岩石上篆刻着往昔的名字  
相对于江心洲的寂寥 我的理解是空旷，是静默  
如同此刻 水漫上来，又退回去  
春风吹过，河流也有了期待之美

和所有的河流一样，我们都有相似的命运  
从辉煌到沉寂，河流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

## 相见欢

□ 王春凤

场马拉松，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事情，不论是苦的还是甜的，都会使人成长，展现出自己的生命。智慧的人，就像一阵轻柔的清风，给予人力量和指引，他们就像凤尾丝兰，叶子刚劲有力，花朵优雅美丽。

再往前走几步，就能看见两棵小银杏树。在季节的渲染下，银杏显得格外突出，它会经历从青到黄到凋零的整个过程。银杏叶纷纷扬扬，洒满一地，从浅黄到深黄，与其他落叶不同，它闪烁着光芒，在树尖与草地上，构建了一个金黄的世界。踏上这条小路，我的心中会涌起一股暖意，仿佛置身在优美的诗行中。

那一年，我与她在银杏路上散步。她来县城处理事情，我们一同前往食堂吃中餐。她跳出舒适圈，自主创业，或许，她没有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，但是她用最初的心，做永远的事。我也说起自己的事情。我与县委

一条石质的山路绕过穿心岩、水心寨  
急促的脚步终究留不住踉跄的背影

河水一年一度想要冲向沅水的码头  
晾晒的丝网在屋后等待汛期  
就像时间突然向我们卸下了樊笼  
人间凭空又多出来一截沉醉的春风

空旷，静默 之后是一年中最长久的等待  
所有隐秘的惊喜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 
只有野花谷里黄色的地锦，年年频频点头  
他们不认识一年一度远来的客  
只在一年一次的相遇里抵死缠绵

### 下江南

下江南，江南那么远，你在江之南  
十二月的光影走向斑驳的白粉墙  
你在太仓老宅，轻弹琵琶背对一缕檀香

冰凌纹、万寿几，洗手做一碗桂花酒酿  
青石板路上模糊的水汽翳上花格子窗棂  
黄昏时，将刀鱼河豚鲈鱼端上桌

此时，应该还有一杯薄酒  
有一个单单瘦瘦的男子站出来  
红着脸且词不达意

应该还有一群人  
站在浏河的小石桥上  
用含情脉脉的眼睛注视着远方

归吧，归罢，摇一只乌篷船穿街过巷  
你手指大海的方向  
我们都有波涛荡漾的向往

### 我们去等待另一场雪吧

临江有房 全城住满了异乡的人  
围于的沉默抵消不了人群中的震惊  
陌生人，我在你陌生的脸上看到了相同的表情  
有多少春天会比这个春天更荒凉  
就有多少荒凉会比荒凉更荒凉

在空无一人的小巷  
在微微颤动的临水长廊  
青花裙裾在夕阳下肆意地飞扬  
新绿已长成 就要覆盖沉默的背影  
相遇和分别注定要在同一天进行

我不知道我耽误了多少时光  
却在最末的时刻学会了交换深深的眼神  
走在虹桥路上，我们都是哭不出来的人  
八百里江山全是你的  
人间不值得你伤心

我们去等待另一场雪吧  
静静地等待另一场铺天盖地的热忱

大院的相逢，就像推开一扇大门，推开之前充满期待，推开之后也有欣喜。县委大院给我留下的印象，是一个充满书香与人文气息的地方。走着，欣赏着，总会闻到一缕若有似无的香气，这是许多人的青春与学识留下的痕迹，它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，牵引着我的视线，我的心灵。渐渐地，我明白，那些看似简单的工作，其实涉及繁琐的环节，就像风中逐渐弥漫的季节气息，从陌生到熟悉，这是一个过程。这样的相遇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我常常在院子里散步，欣赏四季变换的风景。云天、花草树木、飞鸟都是好风景。我会与草木对话，虽然，有些草木的名字叫不出来，但相互陪伴，相互照应。这样的遇见，甚欢，便留心间。

我想到，那些枕在鸟声之上的时刻，是大自然的恩赐。我坐在窗前，闭上眼睛，聆听着清晨的鸟鸣，感受着它的美好，就像一缕阳光，洒落在云端，在树枝上，在草丛中，总是温暖宜人的。在晨光中，我仿佛看到，县委大院春暖花开的景象。

## 孤光

(外四首)

□ 蒋金龙

它举着微弱的灯盏  
抵达黑夜。历经黑夜  
又穿过黑夜

在深邃不着边际的空洞里  
来去匆忙的脚步也慢了下来  
打开黑夜，忍不住又多举起了一盏  
此刻。是我的舞台

### 他

老屋还没有倾圮  
鸡鸭在埭里渐渐安静  
他沿着杂屋  
用清瘦的手指理着过于繁茂的葡萄藤

我跟在后面  
他一直没有转过身来  
月光一样的背影  
柔和温暖

怕扰着他。醒来才在心里  
轻轻喊  
(原载于《湘江文艺》2021年2月刊)

### 二月初二，给父亲理发

野藤三根，荆棘五莠  
冬茅草无数  
备好镰刀，遵母亲嘱咐清早上山

半个上午，镰刀起落  
黄土堆又整洁精神起来  
轻轻吹了吹左手小指头上  
新鲜的伤口  
一直记得父亲说过  
吹一吹就不疼了

### 再登余湖山怀友

不高的山，因为一位故人  
每登一阶，心就下沉一分

山门前的花开满了  
鸟儿衔来最白的一朵

我不敢高声呐喊  
怕听不到回答，也怕  
山下的灯火，次第亮起

### 回白玉

野草有些恣肆  
是三年来不曾见过的那些  
没有了欢笑在头顶蹦跳  
从缝隙里挺脱出来  
与灼灼烈日公然对峙  
毫无退让

面对匆忙来去的  
早先的陌生人和即将变得陌生的人  
却一再弯低了腰身  
某一天，风  
也会把它带走